

# 申論

評 (一) 預防八月漲風

論 (二) 莫斯科談判

戲劇與觀衆

海南島之牧業

論戡亂戰爭勝負的關鍵

譯 美國軍事支配力量

文 美國教育危機

陳銓

陳植

汪難庸

喬沅

王善本

第二卷  
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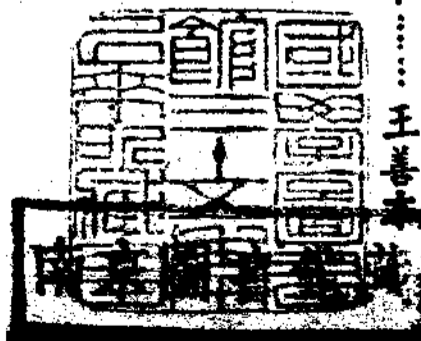
日七月八年七卅國民

(版出六期星逢每)

元萬八價定期本

號六弄六〇九路開新海上

行發社刊週論申



# 評論

## (一) 預防八月漲風

六月七月的物價漲風，已成過去。七月下旬的物價，大致尚屬平穩，尤其在大鈔發行後之一週中，物價因銀根緊迫而下挫，直至月杪銀根回鬆，物價乃重見回升之跡象。

七月下旬的物價回挫，頗有人表示一種樂觀論調，認為大鈔雖發行，物價卻控制得佳而未起波動，又有認為美援已達實施階段，八月內之經濟狀況，還可好轉。我們的希望是但願如此。不過掙扎於今日生活中的人們，大都是驚弓之鳥。心所謂危，還望竭思盡慮，綢繆於未雨，勝於焦頭爛額，補救於將來。

我們試一察七月下旬物價變遷之由，(一)為商業循環中之間歇性關係，(二)為當局因配合大鈔發行，抽緊銀根的關係。物價漲風的根本因素，依然存在，恐怕不久的將來，又要蠢動。

(一)商業循環中的間歇性。五月底至七月中旬末，前後幾近兩個月，物價延續上漲約高至六倍之譜。漲風之幅度大而持續性又長，在商業循環理論方面看，本應有一回挫的反應。七月下旬的回挫，是合於商業理論的，即是在滬市物價漲勢瀾漫中，內地物價，相形見絀，而低於滬市。據七月二十六日申報「一週經濟」談一般物價說：以週二(即七月二十日)漢口行情為例，當日漢口上等米每石二，三〇〇萬元，滬上白粳三，六〇〇萬元，漢口支紗價約七億元，滬價約十二億元，漢口頭細布二，七〇〇萬元，滬價四，三五〇萬元，漢口支大英煙每條價一八二萬元，滬價二六〇萬元。開大鈔發行後，運現赴華中華商者頗多，同時該地物資，亦有向滬上倒流之現象。此種情勢，使各地物價，趨於水平，滬上物價，亦因之短期穩定。這是資金與物資交流中應有之現象，是合於商業邏輯的。今後假使內地行情漸漸升起與滬市相若或有數種竟高於滬市，而其他情形不變，滬市的上漲是必然的。

(二)為配合大鈔發行，抽緊銀根的關係。向來拋售物資，是國家行局抽緊銀根的法寶。據報載在大鈔發行後一週內，紡織公司大量拋售棉紗棉布，逐日均有配售，全週計值在四萬億元以上。同時更由國家行局暫停

拆放，壓置外埠匯款，并商外商銀行暫停拆借，又由金管處檢查行莊追索大額放款用途。凡此種種，皆係減少市場通貨數量及削弱其活動的手段，所以在這一週中，銀根奇緊，暗息行市會高至七角半，即日拆廿五元，急需現款者竟有做日拆三十至六十元者。商人不能受此高利息之壓迫，不得不忍痛出售貨物，但是商人的重貨輕幣心理，依然未變，待到銀根一鬆，商人依舊要扒貨，漲風仍將重臨的。

至於物價漲風的根本因素，仍是基於通貨繼續膨脹的游資集滯，及人們受過法幣貶值的困苦而缺乏信任心的兩種原因。若查禁金鈔，取締囤積，檢查金融，似乎不過一種臨時強壓手段，治標辦法。拋售物資，物資有限而游資無窮。他們知道已往世界各國在戰時處理通貨膨脹的對策，總不外公債政策與配給制度。公債是吸收游資的最好方法，政府得由此而收回過度發行之通貨，控制於政府手中，勿任其泛濫市場，而激動物價。配給制度使人民得以低價獲得其生活必需品，以政府力量維持法幣之購買力，而堅人民之信仰心。此一政策一制度，是在任何一國家都行之而有效的。我國自抗戰迄勝利以還，經濟情況日劣，對彌補國用偏重發行行政策，對平抑物價每用拋售制度，而對於公債政策與配給制度，未能充量運用，殊可惜也。(訥)

## (二) 莫斯科談判

爲了柏林危機的嚴重，英、美、法三國大使分別會晤蘇外長莫洛托夫，提出解決東歐集團爭執之建議。傳他們已要求直接和史達林會談，解除柏林封鎖，並同意對整個德國問題，進行四強全面會議，而莫氏已允予考慮。這次會議可探測克林格對德國問題之真正意向，就是願否把這一個問題和平解決？

柏林危機是由於蘇聯之封鎖柏林而起。蘇聯斷絕柏林與西德間之水陸交通線，因此西方國不得不採用空中運輸，以接濟其柏林西部佔領區之需要。但是蘇聯之採用這種封鎖措施，據說，是爲了西方國單獨改革西德幣制與進行設立西德政府計劃。西方國又爲何這樣做法？這是因爲在去年外委會失敗以後，德國問題已無法獲致蘇聯之協議，而得到解決。所以柏林危機，從頭看去，可以說是東西間過去廣泛流毒所積成。現要解決柏林危機，須把整個德國問題的流毒消除。

前次，西方國曾照會蘇聯，要求撤銷柏林之封鎖，作爲談判德國問題

之先決條件；並堅持她們有留駐柏林之權利。其意是：她們決不因爲蘇方之封鎖壓迫，而退出柏林。這項立場至今未變。最近，英外相貝文在下院宣稱：西方列強現準備與蘇聯開始外長會議性質之四強會議，以解決整個歐洲問題，但須以解除柏林封鎖爲前提。蘇方的覆文中指出：西方三強既已破壞四強協定，已自行廢止其佔領柏林之權利，並聲明：蘇聯政府雖不反對舉行四強談判，以討論整頓德國問題；但不能接受此等會議之任何先決條件。所以蘇聯與西方四國雖均表示願意談判，惟她們之間尚有條件與無條件談判之爭執。

但是這種爭執是問題之表面，而不是問題的核心。柏林之四週都是蘇聯的佔領區，由於四國的協議，三強退出現爲蘇佔領區之一部份，以換取柏林西部之佔領區。蘇聯現欲迫使西方四國退出柏林，並企圖打破其建立西德政府之計劃。而西方四國不願退出，也不願在封鎖之壓力下，舉行談判。倘使真是爲了這一小小的柏林佔領區問題，在外交途徑，總可尋得轉圜的餘地，把這一問題得到妥協的解決；但是實際上，問題之重心是在彼，而不在此哩。

美國之對歐政策以及西歐聯盟是針對什麼？明顯地，是爲防止共產勢力，即蘇聯勢力之向西擴展。蘇聯對東歐集團之控制與共產國際情報局的活動是爲了什麼？無疑地是爲了鞏固其勢力，以對抗西方集團。這兩種衝突勢力之接觸點，是在於德國，尤其是在於柏林。從地勢上看，爭取柏林，是爭取德國之第一步；而爭取德國，又是爭取歐洲霸權之第一步。所以柏林爭執不該認爲單純的柏林問題，而該認爲整個歐洲的勢力問題。貝文曾說：「柏林問題可能引起戰爭」，這已說出這一問題之嚴重性與東西間之決鬥性。

依據以上的論點，此次莫斯科會談很少有成就的可能。即使四強能同意召開會議，以討論德國問題，這也不過表示雙方有和談之願意，把柏林危機暫時鬆弛下來，而整個德國問題之解決，尚談不到哩。(信)

# 戲劇與觀眾

陳銓

## (一)

戲劇是一種藝術，同時也是一種商業。從藝術立場來說，戲劇家不當太顧及觀眾，因爲觀眾的歡迎，往往不僅不是藝術的成功，反而是藝術水準的降低和破壞。但是從商業立場來說，戲劇家及所有的一切戲劇從業員都要靠觀眾生活，假如一個戲劇，不能討好觀眾，那麼商業一定虧本，戲院必定關門，戲劇團體必定渙散，戲劇家根本沒有表演的機會，就算戲劇的價值很高，也只能放在書櫥，供少數愛好文學者的目擊。

歐洲戲劇批評家，稱能夠受觀眾歡迎的劇本爲「戲園劇本」，不能受觀眾歡迎的劇本爲「書櫥劇本」，後一種是具有文學價值的劇本，至於前一種劇本是否具有文學價值，就很難斷定。當然最理想的劇本，是一面能夠受觀眾的歡迎，同時又有崇高的藝術價值，但是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通常戲園的經理，老是歡迎「戲園劇本」，通常高尚的作家，偉大的導演，優秀的演員，往往喜歡「書櫥劇本」，雖然他們明明知道藝術價值太高的劇本不容易討好觀眾，但是他們愛好真正藝術的熱情，常常驅迫着他們向着失敗的途徑上走。萬一有時僥倖，一個戲劇弄出來，在營業方面獲得

豐富的收入，藝術水準又能保持相當的高度，那麼他們的快樂是不可言喻形容的。

觀眾的愛好是戲劇事業上最嚴重的問題，因爲藝術與商業常常是衝突的，觀眾的嗜好常常是膚淺的。

觀眾有理想觀眾和普通觀眾之分。理想的觀眾，是有高深教育的程度，有豐富的人生智識，對於戲劇和戲劇相關的一切藝術有普遍的常識和高尚的嗜好。舞台上的一舉一動，他們都能夠澈底明瞭，不僅是大地方，甚至於小地方，不僅是身體，甚至於精神，不僅是外表，甚至於內心，不僅是寫實的場面，甚至於象徵的意義。當然這樣的觀眾是很少數的，然而這些少數的觀眾，却是評判藝術價值的內行，戲劇是否真有價值，是否能夠永久存在，全視他們的議論爲轉移。

并且有時他們的力量，還足以影響普通的觀眾。普通的觀眾，本來是盲目的，外行的，但是他們有時却要假裝明白，假裝內行。假裝的方式，就是聽取少數理想觀眾的意見。一個戲劇演出以後，本來不受歡迎，但是有時因爲某某著名戲劇評論家大捧特捧，特別指出牠某些地方的價值，於

是普通的觀眾，因此也蜂湧到戲園，來看一會究竟，雖他們看了還不十分明瞭，然而他們也可以點頭贊美，因為他們知道假如他們不點頭贊美，別人就要笑他們盲目外行。同樣，有時一個戲劇的演出，本來很受人歡迎，但是幾位有名的戲劇家出來大罵特罵，指出牠所有缺點。普通的觀眾，想到某某人都說牠不好，當然是不好，因此也不敢去看，因為他們怕看了以後，別人要笑他們盲目外行，這樣的事實是有的，但是次數是不多的。普通的觀眾，通常走進戲園，假如他們不是為好奇心，他們都是有一個最簡單明瞭的目的，就是找尋娛樂。因此一個戲劇演出的成功和失敗，完全要依照這個標準為轉移。但是娛樂也有高下和深淺，普通觀眾所要求的娛樂和理想觀眾所要求的娛樂，有時也可以相通，但是有時也可以完全相反。

## (一)

因為普通觀眾是大多數，理想觀眾是最少數，所以劇作家可以關着門寫，戲園經理和從業員却不能不張開眼睛看，因為普通觀眾是他們必須爭取的對象。要用什麼方法，纔可以爭取普通的觀眾呢？

第一：戲劇必須要有極其興趣的故事。從內行人的眼光來看，戲劇的故事，在戲劇中並不佔最重要的位置。希臘悲劇的故事，是大眾皆知的，決不是悲劇家的創造。莎士比亞的名劇，有些都是根據前人，或者根據當時流行戲本來重新改編。但是普通的觀眾，最看重的就是故事。假如這個故事不能使他們感覺興趣，他們是不願去看，而且走出戲園也決不會再勸旁人去看，他們不管戲劇的命意，不管描寫的人物，不管導演演員一切的創造，戲劇在表演的時候，特別注意的就是故事結果如何，他們走出戲園，必定要帶一個故事回家去。這個故事也許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然而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往往也是最有興趣的故事。他們看戲的興趣，并不因此減低。至於新奇的故事，當然更能把握着他們。

第二：戲劇必需要有一個極完整的結構。所謂結構，用極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講故事的方法。同樣的故事，會講的人講出來，非常有趣，不會講的人講出來，索然寡味，就是因為一個有方法，一個沒有方法。所謂方法，第一是選情節，第二是擇重心，第三是定層次，第四是造高潮，第五是有結束。故事最忌諱散漫，戲劇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尤其忌諱散漫，有了這五個方法，戲劇的故事就有了組織，而且講出來對於觀眾也就有興趣了。這樣的戲劇，我們叫做有完整結構的戲劇。結構本來是戲劇的靈魂，對於普通觀眾，是決不可少的條件。戲劇的內容可以廣淺，只要有了

結構，仍然可以號召觀眾，在另外一方面，戲劇內容儘管高深，然而沒有結構，很容易一敗塗地。

第三：戲劇必須要有充分的笑料。古代希臘的觀眾也許喜歡悲劇，悲劇中拒絕一切開玩笑的事情。但是近代的觀眾，往往喜歡悲喜兼採。他們願意眼淚和笑聲，輪流交織的出現。莎士比亞的悲劇中，常常在緊張關頭，插進一個丑角來開一個玩笑。中國的歌劇，更是如此。大體來說，近代的普通觀眾大都是工廠的工人，公司的職員，政府機關的公務員，他們在整日工作疲倦之後，到戲園尋求娛樂，他們當然喜歡能夠有發笑的機會，來開開心，解除他們的疲勞。他們最喜歡的是喜劇，就是悲劇他們也喜歡其中加有發笑的資料。

第四：戲劇必須要有新奇華麗的服裝和佈景。理想的觀眾，在極簡單極粗糙的服裝和佈景中間，也能夠發現真正的戲劇，但是在普通的觀眾，大部份的演出，沒有新奇的場面，華麗的服裝，決不能增加他們的興趣。義大利「藝術喜劇」風行歐洲就是因為他們有極漂亮的服裝。中國的歌劇，至今對於觀眾的號召力還遠在話劇之上，就是他們能夠有一套極完美的服裝。

第五：戲劇演員必須要有明星制。對於普通的觀眾，最能引起興趣的，不是劇作家不是導演，而是演員，因為劇作者和導演不同他們見面，演員同他們見面，而且普通的觀眾往往認為演員在台上所說的話，所作的動作，都是他們臨時想出來的。我們常常在戲園裏邊，聽見觀眾稱贊某演員「他這句話講得真聰明！」或者「他真會講話！」或者「他這一個動作真巧妙，不聰明決想不出來！」其實這完全是劇作家和導演的工作。一個演員一經成名之後，他就有一批經常捧他的觀眾，無論他演什麼戲，大家都要去看他。在戲劇演出裏邊，編劇導演和舞台工作人員都是無名的英雄，只有演員總是有名的英雄。正因為他有名，所以戲園要利用他的名來吸引觀眾。假如演員不著名，戲園也應當想法讓他的著名，因為他的著名是大家共同的利益。

第六：宣傳和教訓的話劇必須盡量減少。因為戲劇對於觀眾的影響很大，很多宣傳家和道德家喜歡利用她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實際上許多戲劇家自己也常常就是宣傳家和道德家。他們有時作宗教的宣傳，有時作政治的宣傳，有時作道德的宣傳。社會上正人君子，政治上檢查官吏，宗教上佈道牧師，都認為戲劇負有宣傳的使命，以維持正氣，改良世道人心。當然，政治和宗教因為有派別，所以有偏見，是否應當宣傳，宣傳是否正確

，很有討論的餘地。至於道德無論任何時代社會，都必不可少，戲劇家就不是十二分的道德家，至少也不能違反道德。不過道德的宣傳，任何的宣傳，觀眾都是不歡迎的。觀眾到戲園的目的是看戲，不是聽演講，舞台上長篇大論的演講，是戲劇演出最大的敵人。就是濃厚的宣傳意味和色彩，無論戲劇家運用得怎麼巧妙，也容易減少普通觀眾的興趣。戲劇工作者固然不能作傷風敗俗的表演，但至少也不要專心致志去作傳教的牧師，活動的政治煽動者，和三句話不離本行的道學先生。

第七：內心的動作應當少，身體的動作應當多。普通的觀眾，對於內心的動作，不容易了解。歷史上許多深刻的戲劇，如像歌德的「伊斐金麗」和「塔梭」，梅特林的象徵劇，完全注重內心的動作，但是身體動作太少，也安易失掉他們的興趣。至於普通的觀眾，身體動作太少，簡直沒有法子抓住他們的注意。如象長篇的讀白，兩人對作長時間的對話，沒有許多的地位變換和身體的動作來幫助表情，普通的觀眾一定要睡覺的。在這兒一位聰明的導演，固然會利用道具和增加小動作以補救劇本的沉悶，但是有時一個劇本太偏重內心動作，導演也束手無策，歌德和梅特林的一部分戲劇，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八：晦澀的話應當少，明亮的話應當多。許多劇作家能夠深入，不能夠淺出。戲劇中人物講出的話，不能令觀眾一聽就懂，因此戲劇作用就不能發生。固然觀眾的教育程度也有高下之分，如像大都市的觀眾和小城市的觀眾比較，小城市的觀眾和鄉村的觀眾，一個文化水準較高國家的觀眾和一個文化水準較低的觀眾比較，雖然同是普通的觀眾，了解的程度是不相同的。不過無論那一個國家的普通觀眾，他們對於真正的藝術了解，都不是很高明的。如像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和歌德的浮士德中間許多話

## 海南島之牧業

海南島畜產品，占全島資源中重要地位，不問漢黎，其貧富標準，幾均由家畜之多寡觀之。曾致駁前輸出額，畜產品占全額百分之六十四至七十八。迨戰事發生，雖輸出額減，然仍達百分之五十二，其關係本島產業前途，及人民生計，蓋可知矣。家畜以牛及豬為大宗，據日人估計，在日人登陸之初，牛豬約各為七十五萬頭，黃牛水牛之數，約為三與二之比，黃牛四十五萬頭，水牛三十萬頭。迨戰事發生，以消費頓增，戰疫猖獗，牛減為五十萬頭，豬減為三十八萬頭左右云。查本島氣候，風土等自然條

句，就是專研英德文學的專家也還不能澈底了解。這種劇本在文學上價值是偉大的，但是對於普通的觀眾是無用的。哈孟雷特和浮士德對於普通觀眾還有一部分號召力，主要因為在這兩本戲劇中間，還有許多戲劇成分，是雅俗共賞，而且這兩本戲譽滿天下，有許多普通觀眾，受了文學批評家的鼓吹，他們發生好奇心，想進戲園去看一個仔細。假如另外一種戲劇，沒有前兩本戲那種戲劇，而語言和意義的晦澀又遠過他們，在普通觀眾面前上演，恐怕失敗的成分是很大的。

### (三)

因為普通的觀眾數目最大，戲劇家不能不注意他們，研究他們的心理，以使戲園和劇團能夠維持生存。不過假如戲劇太遠就他們，自身往往就要日益陷於腐敗，甚至根本違反藝術的原則。在藝術和商業衝突的形勢之下，歐洲各國也會想出兩項補救的方法。

第一：由國家設立戲院，經費由政府供給或津貼。這樣，戲劇家可以不怕商業失敗的危險。他們可以放手作去，純粹以藝術為目標。假如他們能夠作到雅俗共賞，自然是最理想，假如辦不到，他們仍然要做。戰前的德奧法，現在的蘇聯都實行這種制度。

第二：小劇場運動。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因為通俗戲劇的努力太大，文學劇本難得上演，歐洲好些國家都發起小劇場運動。由愛好文學劇本的觀眾預先購票，出資支持。劇團的觀眾數目不多，但是他們都是特別熱心，而且了解藝術的水準較高，許多文學劇本因此得以上演。如像易卜生的劇本，在英國最初就是小劇場上演的。

這是兩種辦法在中國一時均難於實行。政府成天鬧窮，文學的觀眾根本不多，他們的力量不足以維持小劇場的存在。中國戲劇如果要奮鬥一條路子出來，對於普通觀眾心理的研究是不可以忽略的。

### 植

件，暨適於畜產之發展，牧野廣大，復便於家畜之繁殖，爾後如能注意於品種牧野之改良，傳染疫病之防止，及質量之增進，良種之推廣，則不難成爲今後我國南方畜業之一重鎮也。茲就本島牧業開發所應注意各點，分述如次：

#### 其一 傳染病之防止

本島畜產開發第一步，厥爲阻止增產之大敵，即家畜傳染病之澈底預防抑制，及其保健衛生事業之躋於完壁是也。關於家畜傳染病之預防抑制

之對策，左列各點，所應注意者也。本島流行之主要家畜傳染病，略舉如次：

- (一) 牛 牛疫 焦蟲症
- (二) 猪 猪霍亂症 猪瘟 猪副傷寒
- (三) 雞 雞霍亂症 雞瘟 雞白痢

家畜傳染病之預防抑制，家畜血清製造所，實其對策之最重要者也。當三十二年，日本佔領時代，由其海軍特務部，於榆林紅砂，曾有家畜血清製造之創設。三十三年底，將牛疫血清製造部門落成，三十四年四月，始從事於牛疫血清之製造，然以設備不齊，僅於五、六、七三個月間為一六〇，〇〇〇公撮（約一六〇〇頭分）之血清分配，及預防液二〇，〇〇〇公撮（約四〇〇頭分）之製造而已。為澈底預防本島家畜傳染病之猖獗計，該所應改為國立，將未竣之工，早日完成，以便從事製造，而免功虧一簣也。三十五年，本島牛疫頗為猖獗，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雖獸醫美籍專家二人前來工作，惜以盜匪截道，不能深入，著行在瓊山，亦應實際要求，於農林部海口畜牧場中設立獸醫訓練班，訓練技術人員，以便分派各縣，參加獸醫實際工作，頗著成效，蓋此項工作地方，政府如能略加注意，極易收效，並非難事也。

為求肉類之合於醫生的處理計，屠宰場之設立，實為必要。蓋是項設施，對於家畜傳染病，得以及早發見，其被害程度，可望儘量減少也。本島主要城市，若海口，瓊山，文昌，嘉積，萬甯，榆林，崖縣，北黎，那大諸大城市，亟應分別設置，由各該縣縣獸醫或獸疫防除員，兼任檢查之責。屠宰場為徵收屠宰稅，及屠宰場使用費所必需之設備。台灣過去對於屠宰稅之收入，專供家畜獎勵，及其衛生經費之需。我國對於屠宰稅收，雖另有用途，然為畜產之獎勵，及其保健計，所需經費，似亦應設法自給，不容忽然而置之也。海口屠宰場本屬牧場一部事業，今由縣政府接收辦理中。

其二 家畜之增產及獎勵

關於本島家畜之改良，增產及其獎勵，擇要分述如次：

一 牛

本島畜牛，可大別為黃牛及水牛兩種。自日人佔領本島後，始有荷蘭牛，愛亞西，奇爾西等各種乳牛之輸入，分述如次：

1. 黃牛 本島黃牛屬於印度統系，與廣東，廣西，並無二致。本島黃牛總數，估計四十五萬頭，肉質良好，具有抗病，繁殖，抗暑之力，均極

強盛，粗飼粗管，亦復適應之特徵，祇以飼養管理不善，草原品質欠佳，遂致發生體格矮小，肉量減少，役力不足等各大缺點，故殊有留長補短，以事改良之必要在也。茲述其所應改良之點如次：

(一) 黃牛之改良，應由雜種繁殖着手，惟其基本工作，牛種之決定，應由畜產試驗研究機構負責辦理，以便實施。

(二) 關於黃牛之改良獎勵工作，應分為兩期，第一期以十年計劃為較妥。

(三) 不良牝牛去勢之強制執行，凡行政機構，所認可之稱牝牛，應予積極推廣，(查本島現狀，以勞力關係，反將優良牝牛，予以去勢，不良牝牛，任其自由交配，遂致日漸退化，應予嚴禁。)

(四) 優良牝牛，務須獎勵保留，並限制其屠宰。(曾見力量不足之牝牛必先予屠宰，甚非保留良種之道也。)

(五) 改良牧野。(以現有牧野，一任自然，不加整理，遂致草質惡劣，草量減退。)

(六) 締訂改良整理之必要法規。

日人佔領時期，曾由台灣輸入印度新度種牝牛，以資試驗，尙未獲得確實結果。

2. 水牛 本島水牛，亦屬印度系統，與南部各省及台灣所產者，亦復相同，體格視黃牛為大，與台灣水牛，亦約略相似，以供勞役為主，總數估計三十萬頭。

水牛之皮肉，均不若黃牛之優美，將來應視本島耕地面積，以決定其必要額數，而避免額外之飼養，用其全力，以備黃牛改進之需。

3. 乳牛 本島乳牛，自日人登陸後，始由台灣，香港輸入者也。所有乳牛價值，未必優良，將來應擇適當乳牛以飼養，以供本島軍民營養之需。查荷蘭牛之於台灣，似非絕對相適，本島究以何種乳牛最為相適，似應繼續研究者也。

二 猪

本島所飼養之猪，即兩廣所飼養黑背白腹，俗稱「花猪」者是也。總數估計六〇至七五萬頭，本島之猪，以具有左列特點，爾後殊有增產之價值也。

- 一，保持全島同一體型體色，足以增產商品之價值。
- 二，以屬小型脂肪 Lard 型為適應本島農民經濟狀況之品種。
- 三，繁殖力強，早熟早肥。

四，傳染病之抵抗力強。

五，堪耐粗飼粗管。

而其劣點則為：

一，脂肪肉多，而赤肉少。

二，軀幹之伸長較少。

改良之點，約如左列各點：

一，純粹繁殖，不與他種相混雜。

二，實行種壯豬之檢查，由優良壯豬以事交配。（使用試驗場所產之優良種壯豬。）

三，飼養管理，應各合理。（僅以炭水化合物為飼料，終非合理之飼養，嗣後應有油粕即蛋白質飼料之給與，而為合理之飼養。）

四，為求徹底之獎勵計，應有必要法規之公布。

三 家禽

一，雞 本島雖有，多種本地雞之飼養，然普通體軀矮小，產卵力弱，卵用肉用，均鮮價值，每隻平均二斤（日本四五斤）產卵每年平均五十個，（日本一五〇個）卵重每個平均七錢。（日本平均一三五—一五錢）欲圖增產，應採左列諸法，以實施之：

（一）由雜種繁殖法，而謀果進的改良。

（二）改良用原種之選擇，應按照畜產試驗機構，試驗結果，以實行之。

（三）優良品種，應由都市而漸及於各鄉村。

（四）以優良品種對於傳染病之抵抗力弱，應注意血清及預防液等之準備。

由日人輸入之來格抗，名古羅種，三河種，洛島紅等四種，在飼養期間，是否適於本島之飼養，雖尚未獲得確切之判斷，然以上四種之在本島生產者，其能力終不免略形減色也。至其對於氣候，風土及疾病之抵抗力，業已相當增進矣。

二，鴨 本島所飼養者，約有二、三種，就中草鴨產卵能力最強，每年平均產卵一二〇個許。查台灣茶鴨，能力更優，卵量益夥，如能輸入原種，以資改良，誠計之得者。

四 山羊

本島山羊，以褐或黑色者為主，各地均有大量飼養者，由本島地理環境觀之，仍有從事增產獎勵之價值，實施方法與豬同。

五 馬

馬之在本島所飼養者，乃矮馬也，係由中央亞細亞經四川而分布於我國南部者也。與蒙古馬不同，由軍事及產業上觀之，殊有從事改良增產之必要。

# 從抗日戰爭一役論「戡亂」戰爭勝負的關鍵

汪維庸

民國史上有三大有名的戰役。一次是對封建的腐敗的舊勢力的戰爭，從二次革命起，直至轟轟烈烈的北伐之役，勝利結束。一次是外抗強權抵制侵略的對日戰爭，從九一八事變起，歷十五年而日本終告無條件投降。一次是國共分裂所引起的一則匪「的戰爭，從清黨之役起，到現在還在進行中，未來勝負如何，尚難逆睹。這三大戰役，完全是在國民黨最高當局領導之下進行的，現在勝利結束了二次戰役，尚餘這最後的一場戰爭，在靜等著戰事的分曉。國民黨能否再經得起這一度戰爭的考驗呢？這一個經過六十餘年革命奮鬥的黨，能夠在最後五分鐘內，獲得再一次的光榮的勝利嗎？

## 事前準備充分嗎？

在這三次戰役中，北伐之役是一場最輕鬆的戰役，對方腐敗昏聩，革

命軍所至之處，直如摧枯拉朽，所向無敵；江西「剿匪」之役也是一場最平凡的戰役，對方勢孤力微，國軍則以全力撲克，勝負之勢早已決定；這都不去說它。只有八年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可以和目前正進行的「戡亂」戰爭相比，雙方出動的兵力人力財力，戰場蔓延的廣泛，戰事的激烈，二者都不相上下。尤以國民黨在這兩場戰役中所佔的地位，絕相類似。然而，抗日戰爭的結果是勝利了，這次戰役的結果又將怎樣呢？

我覺得拿抗戰來和這次「戡亂」互相比較一下，得到的結論，也許可以幫助我們來解答上面的問題。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未戰之先的養精蓄銳這一個過程，無疑的在抗戰一役發揮了絕大的作用。當「九一八」事變開始，國人就不能忍耐而嘩嘩抗戰了，假如那時果真爆發了中日戰爭，中國一定必敗無疑，因為我們一

些準備也沒有。

在當局的忍辱負重下，從那時起開始備戰的工作，全國統一了，新的裝備開始了，空軍建立起來了，後方的交通開發了，戰略的基地部署完成了，明恥救國的工作，在全民中喚起了無比的力量，那時候甚至連一個三歲的小兒也知道要打日本鬼子。在這種同仇敵愾舉國團結一致禦侮的精神發揮下，誰能夠支持這種艱危困苦的抗日戰爭至八年之久！

在西安事變以前，日軍佔東北，佔熱河，佔冀東，入綏察，攻淞滬，處處挑釁，既趁糧食，復圖鯨吞，氣餒靈張，不可一世，政府始終處處退讓，不使主力接觸，養精蓄銳，以待將來；到了西安事變以後，舉國統一團結，抗戰準備工作粗告完成，是以「七七」事變一起，全面抗戰爆發了。

憑此而論「散亂」戰事，顯見得這次戰役，政府的養氣工夫太不夠，準備工作也太馬虎了。當勝利之始，接收工作粗告完成，政府不以此時部署全面戰爭，養精蓄銳，以圖趁於一日。而趾高氣揚，認為擁有三十六個美式師，及三百萬大軍，無敵接收的日軍武器，足以穩操勝算，故有三個月結束戰事之豪語，結果是準備既不充分，軍隊處處陷於孤立。共軍方面，則一再謹慎，避免主力交鋒，退出吉長，退出張家口，退出宣化店，退出蘇北皖東，退出延安，俟國軍一鼓作氣，再衰再竭的時候，開始全面反攻，結果倒弄成主客異勢，強弱異形，這當為國軍所始料所不及吧！

### 謀未定而先戰！

其次再拿雙方的定謀來說。孫子說：「上兵伐謀」。又說：「謀定而後戰」。可見定謀是整個戰役勝負的決定關鍵。

當抗戰開始之初，蔣總統即在廬山發表一篇極有歷史價值之重要演說。在這節演說裏，他提到「和平未到絕望關頭，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表明未來的抗戰是抱着犧牲一切的精神來作戰的，根本不會打算勝利。但是，雖然如此，他又提出「抗戰必勝」的信念來，因為沒有這個信念，戰爭無法進行，士氣無法保持，如是，他又提出了「精神勝物質」的口號。

在作戰方略裏，蔣總統又說明了「決戰地帶將在平漢，粵漢路以西」，他把「四川定做民族復興根據地」，把漢口，漢越兩條路定做國際陸上交通線。後來戰事證明，國軍的這一個戰略八年來始終不曾改變，也使國

始終沒有敵人打垮，戰局的一切變化，完全附合了當初的預料。而且這一個戰略，從最初起就廣播到民間了，任何人都明瞭每一仗國軍戰略的轉移，都是預定的，毫無驚異。雖然，最後勝利的獲得，固不由這一個戰略所達成；但支持這長期抗戰以至八年之久的，則純為這一個戰略所決定。

以此再來衡量這一次的「散亂」戰事，「謀」在那裏呢？「戰略」又在那裏呢？兩年來，政府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國軍始終在挨打。政府憑着什麼可以作戰呢？政府憑着什麼來結束戰爭呢？任何人都找不出，連政府自己也找不出。唯一的理由依賴美援，可是美援僅救了急，救不了命，這是必然的道理，也從沒聽說一個戰爭可以全靠別人打得了的。「謀未定而先戰」，這是當前「散亂」戰事之不利的最大原因。

### 戰略基地在那裏？

誰都知道，抗戰之所以勝利，地利人和兼而有之。假如當時沒有四川這一片地處重山物產富饒的根據地，戰事早就完了。

抗戰抗了八年，以日本之強，始終不能進入四川大門一步，政府得在內安心建設，增加生產，補給兵源，北出潼關，東越三峽，南出湘桂，而張兩翼於閩贛綏晉之間，以與日軍爭中原，這種進則以攻退則以守的有利戰略，如果沒有地利的幫助，是無法達成的。

四川夙稱天府之國，農產品極為富饒，逐年均有剩餘，以之支持戰時需求，得維持八年於不墜。人口密集，兵源充裕，戰時後方生產，與前方作戰，人力方面不致發生問題。各種物資，應有盡有，足乎自給自足之計，而不虞國際交通線之斷絕。大西南在經濟體系上自成一系統，具備立國的條件，所以抗戰八年中，發揮了無比的力量，立於不敗之基礎，所以終於達到最後的勝利。

再看現在的戰事，政府的戰略基地在那裏？江南逼近前方？長江並非天塹，而湘贛皖浙，又幾乎無處不有共軍潛伏，根本談不上。政府目前正以建立華南基地，但是華南的條件一樣不夠。第一，物產不豐富，糧食不夠自給，棉花等生產不夠，礦產缺乏，工業設備太少，人力不足；第二，地利條件不夠，南嶺不鈞設防條件，何況全境治安不良，共軍遍地都是，試想當抗戰時，假使日軍也進入四川境內，到處擾亂，戰事還能繼續嗎？至於台灣，未免小得可憐，以這蕞爾小島，而欲反攻大陸，豈非夢想？

目前這場戰爭，已經沒有前後方之分，共軍決不容許國軍得從容部署一個完美的基地，以與其爭奪中原腹地；他必運用游擊戰術，到處擾亂，



軍陷於孤立之境。相反的共軍倒正為他們建立起廣大的基地來了，東北，山西，冀魯等，這樣國軍焉有不處於劣勢的？

### 作戰運用的比較

再從戰術方面來講吧，抗戰時期國軍使用的兵力極為集中，而日軍使用的兵力則較為分散，所以在各個戰場上，國軍尚有獲得優勢的機會，從而取得輝煌的戰果。

在抗戰初期，日軍主力在華北戰場，部份日軍却在淞滬發動攻勢，國軍却在華北戰場上，以閻，傅，共，韓的地方軍，與之虛與委蛇，却集中主力於淞滬戰場，血戰三月，屢創勝利。淞滬戰役之後，國軍主力轉移陣地，集中徐州，一任江南日軍狼奔豕突，不加阻遏，而趁華北日軍輕舉妄動之際，一舉而殲其主力於台兒莊，此一戰暴露了日軍的弱點，提高了國軍的士氣。之後，國軍藉黃河之水以櫻其鋒，而迅速軍力於江南，在贛西又創連捷。嗣後，日軍的攻勢完全停頓，雙方陷入長期戰爭的局面，而國軍的主力始終聚集在河南，會創長沙四捷，常德二捷，湘西大捷等輝煌戰果，這些都是由於國軍兵力集中使用得來的。

可是以此以論現在的戰事，情勢則恰恰相反，共軍的兵力到處是集中

## 美國的軍事支配力量

漢遜鮑爾溫，紐約時報的軍事分析家，以及美國各雜誌的經常投稿人，他是美國海軍學院安納普列斯的畢業生。他一生是個軍事局勢的精細觀察家，而他所寫的軍事論文及有無軍事事件的文章，已使他在近幾年來獲得極大的聲譽。

有一個聰明人曾經寫過說，每一次勝利的戰爭，終使我們犧牲若干自由。在戰爭時期內，政府像條魚，廣泛地抓住了許多新權力，其間有許多到和平恢復時仍不廢止，但不僅政府如此，還有那勝利的巨大感情浪潮，最後終於生出了雙重的影響，將那勝利的軍事建築家送上了新的權力地位，而且鼓勵我們其餘的人們，夢想我們國家的擴張的「顯赫命運」。

在我們歷史的往昔時代中，此種趨勢極少造成嚴重影響，雖然我們可以辯駁說，國內戰爭後的格蘭特政府，以及被征服的南方內無賴與倖倖份子的野蠻統治——二者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武人思想的產物——對於國家所

使用，而國軍的兵力則全部分散。以大的來說，東北，華北，西北，徐州，華中各戰場互不相連屬，以小的來說，比如徐州一個戰場，也要分濟南，青島，海州，淮陰，蚌埠，阜陽，鄭汴，新鄉這麼多小區域，大家劃界而守，兵力也都不集中使用，到頭來處處被個別殲滅，速如鼠竄，關封之役，近如兗州，襄樊之爭，都是很好的例子。

這善的作戰方略，不知又將如何能取得最後勝利？

### 應注意民心向背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向背實在不可不注意。在抗戰時期，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凡參加當時救亡工作的，大家總該記起那時的那種熱烈的情緒，也就憑着這個，支持了八年長期抗戰，而熱血一直不曾冷過。現在怎樣呢？

有許多事情，常常會迷住了當事人的眼睛，而讓一個旁觀者看來，覺得可笑，其實還是由於當局者一直沒有靜下來考慮過的緣故，未來固然不可預測，但是有許多機兆可以顯示禍福於未形。主要在於我們能把握住一個關鍵，憑着它可以扭開神祕之門，窺探未來行將到來的結果。

那麼，從抗戰的領悟裏，也許可以值得使「撥亂」的當事人有所警覺吧！

Ann M. Lindbergh 原著

喬 源譯述

造成的損害，不利地影響了我們國家的歷史，而且使我們的國家分裂了幾世代。但是今天傳統的戰後武力崇拜，却是與聯邦政府的經濟及政治權力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權化連結在一起，而且是與準備全國實行全體戰爭以及甚至原子戰爭的需要連結在一起的。這三個因素只有一個相同的目的：我們政府以及美國思想狀態的黷武化。我說國內生活日益增長的黷武勢力，正在危害我們的民主自由，那是因為我憎惡警察國家。

我們脫離我們過去的種種自由概念，踏上歪路，究已走了多遠，我想能夠感覺到的美國人實在很少。

### 軍事公民

現在已經佔據國內政權地位內的武人，其情形究已達到如何的廣泛程度，我們大多數人都已極為熟悉總統仍有海軍大將軍康翰李海做他個人的參謀長——這是一個有極大權力與密切影響的職位。每天早晨放在杜魯

門先生辦公桌上，而且推測它們對政策必然具有影響力量的種種機密報告與全世界當天局勢的估計書，都是中央情報局的產品，該局的大部份工作人員都是軍人，而且迄今猶受二個海軍大將與一個將軍的指導。陸軍總帥馬歇爾，現在是國務卿。執掌各佔領區事宜的代理國務卿，過去是陸軍少將約翰希爾薩林，而現在是前任旅長的却爾斯塞爾滋門。日本差不多片面地受陸軍統帥麥克沃塞的管理，他在形式上是一個盟軍司令，但在若干方面他自己就是一種法律。韓國是在一個軍人統治之下。德國是陸軍中將勒休斯克萊的領地，奧國則是陸軍中將琪奧佛萊凱斯的領地。這班傢伙名義上是在實施由民政的國務部所編訂的政策，但實際上，作為軍政府為政策執行者，他們也就是軍政府的建築師。

### 國外服務

在國外服務方面，陸軍中將華爾脫皮德爾史密斯是我們的駐莫斯科大使；海軍上將埃萊基克是我們的駐比利時大使；而陸軍中將魏德邁會赴華特別使節團的團長，我們在中國的政策受軍人支配已久。在南非及巴拿馬，退伍將軍們率領着公使團與大使館，而在全美各地，大約有十三個美國軍事使節團，不但支配着軍事權力而且支配着政治權力。

二個軍人——陸軍統帥艾森豪爾與陸軍統帥麥克沃塞——就是有潛勢力的總統候選人；而且有許多名聲比較不如他們廣大的軍人，也正在使他們自己取得政治上的地位，覬覦國會或其他的選舉地位。

軍事勢力影響我們戰後的種種政策已經達到如何程度，人們或許比較不大注意。舉例來說，我們在戰爭期內雖曾常常聲明，我們並無領土或擴張主義者的野心，然當和平到來時，我們即兼併了前日本委任統治各島。我們提交聯合國的建議，採取「非取即棄」的通知的那種形式；我們一定要往佔有聯合國承認其正當的託管權，否則我們就要撤回我們的供獻！——換句話說，我們無論如何要保持這些島嶼。既然我們唯一的潛在敵人看來似為遠在北方的俄國，所有馬沙爾羣島，加洛林羣島及馬里亞納羣島，對於我們究有若何軍略上的重要作用，很難有事實的證明，我們姑且將這樁事實放在一旁，我們所持我們必須佔有最優惠國地位，而且可以禁止聯合國視察員參觀各該島嶼的那種論辯，就已使我們對俄國在東歐的種種相同特權，所提出的那種正當的反對，為之削弱了。我們甚至連將我們在委任統治各島的政策與日本和約聯繫起來的那種雅量都沒有。我們在太

平洋上的這些政策——以及麥克沃塞在日本的片面政策——確實都是軍事勢力的產物。國務院有一羣人在為委任統治各島的政策努力奮鬥，但是未獲成功；另一羣人想法要抑制麥克沃塞，但也同樣絲毫無效力。

這些在基本上應是民政範圍內的軍事支配力量的例子，是可以增增起來的。我們的改變反庇隆政策，與我們在南美建立美國勢力範圍以與俄國在東歐相抗衡為種種努力，不是沒有關係的。各退伍軍人團體的共同聯合，以及軍事當局壓迫實施普遍軍訓，就是同樣畫面的另一部份。我們會以熱烈及希望發動建立聯合國，但我們却使之成為口惠而實不至的形式機關，或丟棄不願自行行動，這種行為真是太多了。我會偶然相信社會主義的種種目的都是健全的，而其配合的傑作，馬歇爾計劃，是有政治家風度的；但是如果它們最初就能提交聯合國通過予以實行，那末這二者就可具有更大得多的效力了。可是軍事思想却反映出其主要的依歸在於我們自己的國力，而社會門——馬歇爾計劃的成長，出現與發展，毫無疑問地均受軍事意見的影響。

### 中央集權化

我所指出的此種趨向，迄今尚只在少數地區及在少數爭端上，達到受人注意的地步。但不幸地它與另一種趨向是一致的，鑑於我們目前時代內複雜的經濟，此另一種趨向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聯邦政府權力走向中央集權化的趨勢。警察權力已經擴張侵入過去認為不可侵犯的地區，而我們市民只能毫無抗議的予以接受，此種傾向正在我們市民羣間日益增長起來，這就是使我煩心的事情。

當美國最高法院最近贊同法吏未接搜查許可狀進行了一次搜查事件，而實際上取銷了憲法第四補充條例時，報紙上簡直聲息全無。當在許多州內已經發生的竊取電訊消息的懲罰辦法成為合法化，或當警察採取（在洛新吉安斯及其他各地）在大道上設立障礙物並對任何與一切車輛執行搜查以便捕捉罪犯的那種法律手續時，我們市民都是能將這些侵犯我們自由的行為，當作保障公共安全的必需行動予以接受，總統的普遍軍訓顧問委員會，這是以卡爾康普頓為首的一羣傑出公民的集團，竟然承認此種訓練是正當的，說這是一每一公民須為祖國負擔的一種責任的表現。」而且又加上一句使人驚異的批評說，「一個擔負此項責任的男子為什麼應予補償，我們看不出究有什麼理由。」看到這個事實，你就將希望公眾對於此種趨

讀，能大聲疾呼而起反對了，但予以注意的似乎很少。

美國的公民們確實已經面對着一種外表可怖的僻倫。全體戰爭的意義，就是指揮全國各部門生活，取得最後的武力勝利。而在和平時代準備全體戰爭，其意義也許就是——如果是以充分效力來推進這種準備的話——指揮全國各部門生活走向保持武力的路上去。此舉的意義明白就是建立一個「駐屯軍國家」，而毀滅了我們最初就準備盡力挽救的那些品格，道德與原則。

我們應該深切知道，此種危險所造成的結果，並非僅以原子炸彈為限。即使我們能從工藝恐怖品兵工廠中將原子炸彈拿掉，但在此一兵工廠內的原子炸彈的同類陳列品，仍能以軍團或死亡的二種相似危險，擺在我們面前。飛渡大洋的投射器，放射性粉末，此德國的 Tauna 類更毒千倍的新式毒氣，它使一切戰前的概念成為落伍；物理化學劑，長程潛水艦——這些東西已使戰爭的革命化達到如此地步，至於使得我們全體均無能力把握戰爭。而且甚至即使並不利用這些武器，甚至即使工藝革命並未改變整個的戰爭意義及我們世界的性質，這個同一的基本僻論，也必將紊亂我們的文化，只要那個全體戰爭的概念始終是掌握着製造戰爭及準備戰爭，而全體戰爭的概念已是一個似與我們時代不能分離的概念了。為了盲目執行全體戰爭的理想，就得將一種形式的動力裝備起來實現一個目的！武力。

我們已最確實的應感到，美國只有犧牲我們整個生活方式，我們的民主，與我們的種種自由，才往完成此種絕對準備。這就是今天美國人民所面對着的窘境。

### 中間道路

我相信有一種中間道路存在，我相信我剛在前面用過的那個「合理」字眼，就是打開我們窘境的鑰匙；我相信可以毫不犧牲我們的民主，就能完成一稱合理的緊急時期適當準備——甚至是原子的緊急事件——以及合理的增加我們的軍事效率。但是我也可以斷定，如果民政對於這些軍事準備，不能完全而獲得保證的加以控制，則此事亦是幹不成功的。

這就是目前的趨勢，對於我們美國生活方式的種種過去概念是危險的理由所在。但軍人已經具有某種決心。已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他們的目的是在和平時代內完成絕對準備，這是領導追求此一目標的一切國家，向駐屯軍國家，破產及毀滅走去的一個目的。

讓我們來看一看此種趨勢的少數例子——看下一半自覺一半不自覺，軍事當局在種種非軍事部門內增加他們權力的種種努力。

我已經引證過陸軍部與海軍部在製定外交政策方面日益增長的影響。運用此種影響的機器力量正在增強起來。那個新而諛稱的統一法案，雖然它們的構成份子至少有一個，國會榮譽獎章得獎人海軍陸戰隊隊長曼列脫埃特森，已經辭職退出，因為他覺得我們已經「達到軍事已以指導代替支持本國政策的那種地步」，可是這個法案，除上面列舉的那些情形外，還包含有若干具有潛在危險的條例。其中一個條例，規定創設一個軍官百人組成的聯合參謀處——由一處長率領——在聯合參謀總處下服務，正如陸軍部設計家們，原先計劃的那樣，這個參謀處應密切運籌德國大參謀總長部的那個理想，而且它雖不得不執行國會的某些修正辦法，但仍具有某一種危險，它可以擅自佔一部份不相稱的權力。

另一種潛在的危險，就是將那個「統一指揮」的流行理想，發展到了它的邏輯上的軍事決定，這種潛在危險我們大多數人殆均不大明白。現在已經有人提出建議——并且新的陸軍部與空軍部已經一致同意（但海軍部尚未同意）——委任一個獨掌大權的軍官，擔任美國大陸「戰場」內全部武裝部隊的司令官。這位軍官將受政府的文官分支機構指揮，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的，但他只對聯合參謀部負責，而在非常時期內，他的權力如果不是絕對的話，亦必極為龐大。英國或德國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危急時期內，亦未曾發現有成立像此種機構的任何組織的需要！

我們對於最近的——而且仍在繼續進行的——這種努力，亦不應忘記，就是由赫斯脫及其他孤立派報紙作後台，努力想將美國的原子能發展事業，仍歸軍人統制。戰時領導，我們進行原子炸彈研究工作，而自戰爭以來，即與許多科學家們雜亂往還的呂斯萊格羅夫斯陸軍少將，曾經憤怒地否認過，他曾策劃任何對策，反對現在控制原子的能的那個（Lilienthal）民政委員會。但華頓頓的若干軍事當局，並不掩飾他們對目前原子機構的嫌惡態度，而那時許多小心謹慎地計劃出來，用意在使民政管制原子能失去信用的捏造消息，其發佈的來源確實就是軍部及國會。

科學與教育內的軍事支配勢力，已經極為巨大。科學機關與軍事機關——在此工藝時期內顯然有極大的重要關係——的聯絡，正在日積月累的變得更為密切起來；科學家們從事武器發展工作，可以取得比他們在大學內

所能希望取得的更為優厚的薪水，以及更足誘人的地位；而同時，科學研究的自由——我們的種種基本自由之一——因為許多科學報紙已遭禁止出版，而為政府代做的一切工作，幾已全部實施管理，設立了許多秘密管理條例，所以已經遭到嚴重的阻礙。

那裏會為聯邦教育津貼發生恐懼心的人士們應該注意，政府——通過陸軍部與海軍部——已經大大地侵入我們和平時代的各大學內來了。分佈於全國五十二個大學內的，戰後海軍後備軍官訓練團，每年保證幾千青年均可取得最優秀的學位，作為他們每週化幾小時研究海軍科學的報償。政府以經費津貼各大學——而因此，作為一個肥腸滿與豐富的「顧客」最後必不可免地就對各大學發生極大的支配力量。陸軍部後備軍官訓練團的課程，在數量與範圍上均已增加，而且已經提出種種建議——仍舊嚴格限於非正式的——初級後備軍官訓練團課程，應該擴展到許多高等學校裏去，普通軍訓立法的通過，及其各種各式的任意取捨權，將使全國受聯邦經費津貼的學生數額，增加極巨，而使我們整個教育制度，對於軍部津貼與軍事政策的依賴性，大大地增加起來。

工業也已同樣地被軍人侵入了。我們的許多軍事領袖均深切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我們的工廠爭取得來的，所以都很重視工業動員計劃的重要性，他們的用意我們不難知道，海軍工業聯合會，陸軍法令會，以及許多其他半官的軍事機關，就形成了大工業與軍事間的完整聯繫。這許多組織無不認地會履行了許多有用的任務，但他們也大大地增加了工業內的軍事支配力量，特別是通過了軍部支持的大會，遊行與視察。工業動員計劃已經擴展到大量囤積原料，此舉對全世界經濟有極大影響；擴展到在和平時代訂購作「教育用」的軍火定單；以及擴展到將各種各式原料分門別類編成「戰略」原料。它至少已經造成海軍領袖們發表種種宣言，說是中東的煤油對於美國「極為重要」——鑑於它對我們外交政策是有可怖的潛在後果，所以這是海軍領袖們不應決定的事情。

最重要的，軍用定貨總額現在已經極為巨大，而在某些工業內，已佔全部產量的決定部份，自必發生種種顯然的後果。還在航空工業內特別確實，航空工業實際上已經完全依賴軍事培植，而因此就自然而然的變成為我們軍事當局強有力的喉舌了。

但比軍事權力侵入民政部門的這許多擴張行為的任何一種，其威脅性更為重大內事情，却是軍事影響輿論及國會意見，正在日益增長的權威與

特權。

在戰前時代內——而且甚至在戰時的一部份時期內——陸軍部與海軍部在製造輿論方面尚是沒有經驗的生手，雖然新的空軍部聲勢更為震張，而且備有若干好萊塢具有至高無上宣傳技術的宣傳大家。可是今天，陸軍部已均能採著熱烈與努力完成了支配輿論的那個任務，軍人公共關係訓練所已經組織成立，指揮官們均已「認清現狀」，而計劃與政策均已週密地製成大綱了。

現在如果全部此種努力，完全只是專心一致在於「闡明當時當地的事實真相」，那是決計不會幹出什麼損害事情來的。但可惜事實絕非如此。我承認，要在事實與宣傳間劃分出一種使人滿意的區別界線來，極為困難，而且人類均有一種搶先為自己佔得最有利地位的傾向。今天軍部——利用他們職權與發佈消息的便利，以及他們檢查新聞及隱匿消息的種種手段——正在指導着宣傳。

讓我們先來研究一下後者。檢查消息來源——這就是說，隱匿對國家有利關係及重要關係的消息——當然這是一種最有力度的新聞檢查制度，比平常那種用藍色筆刪改的新聞檢查，其效力遠為厲害。軍部現在對於消息來源的檢查程度，比我們前此和平時代歷史內任何一個時期更為厲害。許多應該為大眾週知的消息，均被列為「機密」或「秘密」消息，而軍部發佈公共消息的官吏們，他們均已親口承認，對於此類列為「機密」或「秘密」的消息，他們無法公佈，一些兒忙都幫不成的。

對於消息來源的檢查，究有何種限度，一般人都弄不明白。譬如，許多繳獲的德國戰爭文件，學者們至今仍未加以利用；我們自己的幾百種戰爭文件亦然。此種「分類錯誤」的行為，其中有若干情形或許可以說是大機關的惰性的作用，但有些却均具有週密的用意——造成一道掩飾及保護那神聖不可侵犯的軍部的幕。舉例來說，不名譽的塞伏島之戰 (Battle of Savoys) 的希普勒報告書，海軍部至今未曾發表，其他類此的事情很多。海軍部曾在國會的末次會議上主持一個法案——幸而并未通過，但必再度提出——這個法案主張，如將包含於任何符號信件內的消息，予以洩漏或公佈，就成為須受嚴厲懲罰的一種犯罪行為。因為政府送往國內各地及國外的每一種信件，幾乎都是用符號文字寫成的，那末這樣一個法案究將造成何種後果，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鑑於目前滿洲虛弱變態的情形，你對於美國軍事當局在事實真相的阻礙行為，就可以懂得了。此種行為本

身許不是太危險的事情，雖然據說有一個將軍（無知識的）曾經說過，如果報紙不與合作，登載與他的辦公廳有關係的若干事情，那末他就要透過他們的銀行家們「強迫」他們刊佈，而且陸軍部總監至少已有二次，登詢報館記者（有禮貌地）關於他們消息的來源情形。因為至少在此時此地可以打破軍人烟幕的只有全賴新聞自由——只要報紙能始終保持自由，而記者們能始終賦有任何一種我們美國本國人的創造力及對真理的忠誠之心。

### 配國會意見與輿論

更嚴重的事情，是軍部支配國會意見及輿論的那種週密而處心積慮的努力。陸海軍部二者久已保有——而新的空軍部亦將步武他們的後塵——立法上的聯絡師團，即是與國會保持接觸的軍官們。在陸軍部那一方面，此一辦事處由一個少將擔任首腦，並且有許多屬員。它的工作據說是專門擔任答覆國會議員的質詢，這當然是必需而且很光明正大的，但實際上它的工作却完全不是這回事。若干有經驗的觀察家的意見，都認為軍部在華盛頓方面的運動議員的行為，是最有效力的行為之一。軍部對國內有關軍隊事宜的各種委員會，均派有軍官擔任永久職位，對於那班羅信的（或者實在說來對於任何一個）國會議員們，則佈置宴會與旅行款待他們，並且陸軍部內各級軍官均專心一致的化費許多時間，思想與精力，想出各種最好的方法來影響國會。

此種影響有直接（在華盛頓）與間接（利用全國的輿論）二種方法。軍部自戰爭以來，至少已經過秘密計劃與組織過運動議員及宣傳運動，要想支配二個法案——所謂混同或統一法案及普通軍訓建議。

在那對於「統一」的長期內部門爭的時期內，他們所運轉的宣傳政策與「路線」，都是陸海軍部高級會議內週密計劃出來的，並且利用遍及全國的文字上或口頭上的宣傳，來作為解釋它們的指示。贊成或反對法案（其中有的確是很費一番苦心的）的書籍，小冊子與報紙，都分發給國會及新聞界；他們還設計放映電影，舉行演講會，演說者極力宣傳他們所着重的事情，以及其他等等。

制定普通軍訓法案的宣傳運動，聲勢甚至更為囂張，這大部份因為陸海二個軍部，對於此事意見上并無分裂。宣傳技術是設想週密而透澈的。退伍軍人團體，民間社團，商會與「大亨」——洩漏我們「弱點」的機密

軍事情報，以及局勢的「緊張」情況，永遠可使他們的心理大受「騷動」的騷擾，都被當作陸軍發言人登記起來。陸軍顧問委員會已經設立起來——全國各地一共已有幾百個。有幾個顧問委員會的首腦人物都是商界領袖，所以弄得頭重腳輕了。

陸軍部對於普通軍訓的宣傳，不僅強調此事在軍事上有絕對必需——反對者們包括陸軍部內若干人士，曾經提出詰難——但還使辯論更進一步，而竟說普通軍訓是國家頹廢青年的「救星」——精神上的同時也是肉體上的救星。像一切高明的宣傳一樣，他們不但將那同樣的老調一逼又一逼翻個不休（用着希脫拉會經非常成功地使用過的那種技巧），直使人民都相信這種調門為止，而且他們還不僅對法案反對者們的辯論針對他們的種種動機施行攻擊與破壞。有的給亂塗上了「和平主義者」或「無害於他人的瘋子」的稱號；有的則給抹上了「共產黨」的頭銜。

### 普訓宣傳與軍事力量

無論情形如何，結果終是相同：一個政府機關在小心指導宣傳違反聯邦法律。議會副委員會調查陸軍部為普通軍訓所進行的種種活動，證明「陸軍部，及其官吏與文職僱員們所作所為，均已超過他們僅對人民及國會提供真實情報的那種適當責任的限度以外，並且從事以納稅人的金錢資助宣傳，以支配立法的行為」。

陸軍部已經製成一部誇獎普通軍訓的特殊影片，名稱叫做「爭取和平的計劃」，共化三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美元。陸軍部還派了二個民間演說家，供給他們薪水費用，遍遊全國各地，為普通軍訓大吹法螺，而且他們已經出版了許多不正確的小冊子——有的小冊子中所包含的事實，均給證人們提出質難加以駁斥——鼓吹普通軍訓。

陸軍部很久就維持了一個「政策與戰略團」它作為總參謀長的 CIG 部門，主要係處理各種政治事件，而海軍部也設有軍政事件部。這二個部門向由「Swink」——一個國務院，陸軍部與海軍部的平等委員會，它有時對政策具有強大支配力量——與國務院聯結起來。

在軍隊的新組織之下，一個全國安全會議——它對政府的種種決策具有深刻的作用——由總統任主席，但却按照常規由四個國防部長，一個全國安全資源局，（它主要是為了種種軍事理由而設置起來的）文官的主席，以及國務卿，參差不齊地組織起來的。

「混合」法案本身不能使全國實行軍事化——方案似乎就是那許多趨勢的必然結果，而且可使我們少數官吏——特別是我們「民政機構」內的那班官吏——感到某種不安。舉例來說，我們正在計劃繼續保持戰時的陸軍婦女工作團與婦女緊急服務志願兵團，而且擬將婦女永遠編入軍隊作為我們武裝力量的一部份——這在二十年前是一種不能想像的事情，而且是在心理上可以產生極重大影響的一種行動，我們對年化在軍隊上的錢已達一百億美元，即全美國內每人佔七十元以上；他們已經維持總數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的武裝人員，全世界最大的海軍，最大的空軍之一，以及一個在配備上無人可及而在數額上僅次於俄國（中國的雜色兵羣除外，它還夠不上「陸軍」這個名稱）的陸軍。可是他們仍常常聽到說，我們的軍隊「力量頗弱」，並且已有許多方案提交國會（如普通軍訓法案等等），要求再將我們的國防預算增加幾十億美元。

他們職業軍人的待遇在全世界上已算最高而國會還得被迫增加軍官的俸給。然陸軍與海軍已經享有種種經濟特權——包括郵酒，俱樂部，宿舍，以及戰時的豁免所得稅——而使他們高踞在優越的社會與經濟地位上了。我們不應忘記，任何國家走向專制政治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建立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級。

### 合理的安全保障

我們的全國問題，是在一個全體戰爭與原子炸彈的時代內，在一個中央集權化政府與戰後軍人特權的時代內，不犧牲民主的基本原理，而完成

一種合理的安全保障——一種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安全保障，許多有才能的人物都認為，除非我們能有一個聯邦化的世界政府，而對原子炸彈實行國際管制，此事絕難完成。我却不同他們表示同意。

我認為這是一個比原子炸彈更古老的問題；它就是由來已久的安全與自由間的衝突——受過此種衝突的各國，往往均以在某種程度的相對安全與保證基本自由間的一種妥協行動，結束了此種衝突。我認為此種妥協是可以達到的。但並不是無需努力，無需警戒，無需奮鬥，即能達到的。

中間道路是一條最好的道路。我們在這一不安定的世界中需要武力；緩靖與軟弱的意義實在就是戰爭，但是好戰與壓倒別人的力量，以及過度着軍軍事力量，以對抗政治，經濟與心理上的力量，其意義也就是戰爭。軍事應予尊重，但不應加以誇獎，可以允許它具有支配力量，但不能成為宣傳化，它在政府中可以有地位，但其地位應受嚴格限制。

因為世界上再也沒有比用刀劍來完成絕對安全的那種企圖，更為無望的事情，全部過去歷史已經這樣告訴過我們。此類企圖的悲劇的荒謬情形，大書特書的寫在過去歷史上，給我們大家看。在原子時代內，我們更絕無希望的完成絕對安全或全面準備。如果我們企圖完成此事，我們就得出賣我們生來就有的自由權利；為了實現一個幻想，必將犧牲我們的自由。穩健中庸就是力量，存在於美國人基本概念中最重要力量，就是軍事權力應該而且必須依然服從於民政當局！

（原文載 Harper's Magazine）

王善本

## 美國教育的危機

本文原載一九四六年十月號皇冠雜誌。其對美國教育制度的缺點闡述甚詳，為新興美國黑暗面的寫照，倒是一不可多得的文章。雖今日讀之，略嫌過時，所好此種教育制度問題，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故讀罷此文，略加思索，亦不難窺測美國目前教育問題癥結所在。而且目前的中國，也正患着更嚴重的此種教育病，作為提高人們警覺與喚起教育的注意，它未始不是一良好的文章，故特節譯於后。原文最後約有千五百字討論解決教育危機之道，惟亦無非老生常談，缺少新鮮的意見，為節省篇幅計，將其一概刪節。

你我這些美國人，對我們的公立學校都很自詡——對我們的民主教育制度感到無限驕傲。在這民主教育制度之下，我們的孩子在唸書，我們國家的地位亦得藉以增加而進為世界強國之一。

但是在這麼驕傲地指述以前，你最好先進一步透視一下。我已經這樣做了，而我對我所見的絲毫不感到興趣；你要是看了，一定也會與我有同樣的感覺。

這透視驚動了我，刺傷了我的驕傲。我的一個最深的信心雖不粉碎，也已震撼了。不過要是我們都能在現在勇敢地面對現實，將其透視一番！

遠景挽救過來。

今天，我們一向引以為驕的美國教育制度已然慘烈地垮台了——若不立即而堅決的採取正當行動，不可挽救的損傷即將來臨。誰對我們學校中的危機應該負責呢？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建造了漂亮的大廈，裝置了最好的設備，但是我們忘掉了；如果沒有良好的音樂家奏拉，即使珍貴的史屈迪凡啞鈴也不能發揮它的功效；如果沒有良好的教師，即使是高樓大廈的校舍，也不能發生若何功能。而我們一向最應該感到慚愧的，即我們把學校中的教師看作美國最低賤職業之一。

實際上，當時讀這篇文字時，歷史上最大的教育轉行在我們的四周發生着，我們的千萬教師在為較好的待遇和更有出息的職業而紛紛離開學校。千萬教師被我們迫得離開我們的孩子（也離開我們國家的遠景）去尋求他們的幻夢。

今天，美國適度教師的缺乏已到達十二萬五千人了一——而且仍然迅速地成長着。司徒·却斯是一位作家兼經濟學家，據他的估計，大約缺少五十萬名教員。這就是說，要使我們的教育制度近乎合理，我們應添設五十萬名教師。

由於這缺乏而引起的直接後果，使七千座以上的教室關閉，其餘的教室塞得滿坑滿谷（有許多地方，一個教室要擠上六十名以上的學生）導師對學生的注意已無法集中，而且許多主要的科目也都被取消。

直截了當的說，我們是在拐騙我們的孩子們應享受教育的權利。他們三分之一以上的醒着時間是消耗在學校裏的，而他們却不能得到他們所迫切需要的幫助和引導。我們的短視而愚蠢的政策，是在剝奪我們孩子們的寶貴遺產，這遺產會由我們的父母授與我們。

今天美國八分之一的教員都是新進生手。更壞的是，有十分之一的教員取得「勉強證書」你曉得什麼是「勉強證書」嗎？這就是對那些不夠資格的教員的任用——那些不合乎校務會議的標準，却合乎我們須要的教員。

今年（指一九四六年）——譯者按——全國各地共發出此種證書約十萬八千張。加利福尼亞州有七千五百張，俄亥俄州與埃渥華州各有五千名勉強教員。

在阿根廷，為了須要教師孔急而把一個犯人從牢獄中釋放出來。有

一位前任教師因毆打一個女生而被擊入獄，但是那個地方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替代者，所以他為了公眾的需要而出獄。

自一九三九年以來，有六十萬名以上的教員離開了他們的職守。而這些轉業的人中，絕大部份是男性。長此以往，將使學校中沒有男教師，而我們的一半孩子們也將在沒有他們一性的教師中完成學校生涯——這種情形酷似一個孩子在無情的境況下成長一樣。

教員改行的情形比任何「職業」中改行的情形來得普遍。更糟糕的還是學作教師的男女的急減陡降。去年，進師範學院的學生只及一九二〇年的一半了。

大部師範學院的前途是悲觀的。印地安州立師範學院坦率地承認其振新計劃並未成功。根秋蓋的謀略州立師範學院對那些候補教師們說：教師是「一個非常卑屈的職業」，這是最好的證據，說明了師範學生陡減的原因。康納爾克大學的杜爾先生更率直地說：「我告訴他們，他們將永遠不會致富，除非他們與金錢結了不解緣，或去從事偷竊。」

毫無疑義的，你們做父母的看了這篇文章以後，一定會震憾而怒氣沖沖的追問，我們的教師為何要離去。回答的理由得簡單，是「誰願意幹？」

很顯然的，有些真正忠誠地為愛教育而教育的男女，他們從事他們的職守，熱望幫助塑造下一代人們的心地；而且他們比我們做父母的更瞭解他們職務的偉鉅。然而這種人究竟太少了，何況其中還有許多也逐漸失去了他們的勇氣。

在達柯泰北部，一位高等學校的教師說：「我不能誠懇地要求我的最優秀學生們去作教師，因為我怕我會幫助他們趨於自殺的途徑」。

在高羅萊社，一位具有碩士頭銜的老練的女教師說出有一次她與一位年青的高等學校畢業生談到教學生涯的情形。那位女畢業生問她：「我可以掙多少錢呢？」

「大概一千八百元一年，不過在開頭時你只能得到一千二百元的樣子。」

「我現在作一個政府書記已經是年薪二千三百元了。」女孩子說：「為什麼還要消耗時間和金錢去進大學，而獲得更少的報酬呢？」

這一席可作表率的談話顯示出教學生涯的最大弱點——待遇苛刻。一九三九年，每個教員的平均收入，每年是一千四百〇八元，現在已經提高

到一九五〇元（大約每週三七元）——但是其中有很大部份須付償所得稅，我們得教師們所增加的收入都抽了回來。

下面也是一些驚人的數字：

五分之一的教師年俸在一千二百元以下。

十分之一的教師年俸在六百元以下。

當然，薪俸是因地而異的。紐約州比較最高：一九四四年平均教師年入二千七百二十六元，現在稍為提高了一些。

相反的，梅恩州的教師平均年入只有一一五八元；喬其亞州平均是九二三元；而密士失必州最高和最低教師的平均年入只有七九〇元，實堪驚人。

而且教學生涯有一種其他的暗淡因素存在，並非財務上的。它根源於面對我們的嚴重危機的中心。米蘇里大學的小台維生將其總結起來歸因於「職業的缺乏」和「社會重視」。

「人們一面因為教師們從事這神聖工作而贊頌他們；同時却也憐憫他們。」——「那些從事教學生涯的人們，儘量避免顯露他們本來面目的事實，便我大為驚訝」。

紐約大學的梅實博士反覆闡述一則事實：有一位在紐約史卡爾教書的女士——為全國待遇最好的學校之一——她為了史卡爾許多父母把學校中的教員與家庭中的僕役同等看待而辭職他去。

有一位海軍少校，偶然駐紮在一處戰前他曾教過書的地方。「在十星期中，我與我的妻子以「海軍」的身份，在那兒接到的邀請和交接的朋友遠較我在那邊十年教書生涯中所遇到的要多。」他說「我希望我能回到那兒去，再從事教學生涯，看看人們到底把我當作教師或海軍官佐看待。」

可是他總究沒有回去，他在商業界中獲得了一新的職業，取得了適正愉快生活所須要的社會地位和收入。他知道要是他是教師，人們不會尊重他；要是他是商人，人們都會尊重他。

我們不能給教導我們孩子的教師以與他們的職守同樣高的重視，實為一大悲哀。同樣可悲的是許多真正不願離開職守的教師們的被迫離去。有一位早先做過教師的人滿臉淚水地對我說：「過去我愛於教育，現在我還是一樣。但是我的妻子和我發覺這可怖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拿菲薄薪水的教員，我連送我的孩子上大學的錢都負擔不起！現在我在一地方事業中

作助理人事管理員，每星期的收入幾乎跟以前每月的收入相等。」

那些從軍的教員退伍以後，紛紛轉入其他職業的情事更是司空見慣。不足勝數。只有很少人才回復他們的教書生涯。對此，我會與許多資深談過，他們的意見幾乎不謀而合，完全一致。一個加利福尼亞的青年苦衷地說：「在軍隊中，兵士們時常談論他們以前的職業薪金以及戰後可獲得的職業，而加以苛刻的諷刺批評。每當他們走離我時，我就以一陣急烈的咳嗽混將過去。誠然我現在還當教員，不過我已找好了其他職業，今年秋季我便要放棄教書生涯了。試想那些兵士們所加予我們的損害。」

另外一位老手，他已轉入廣告業，他告訴我當他在空軍中當軍長時，寄回家去的錢比他教書時多一倍。「我不敢要求我的妻子繼續為我們以往的工作而努力。」他陰沉地說。

我堅然不知所對。

對美國教育制度作了一翻透視以後，我找不到絲毫光明的跡象。為要挽救這危機，我們必須設法遏止這種逆流。否則，我們的教書制度將崩潰，而我們孩子的前途也將荆棘遍佈了。

### 申論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價目

出版日期

社址：湖南路九〇六號六樓

申論週刊社編輯委員會

申論週刊社

時事新報印刷部

地址：中正東路一三〇號

電話：一五七〇〇

零售每份八萬元訂閱八折郵費寄費在外

每星期六出版全年四十八期